【菩提道上】

重生

知影

我開始覺察到對N的愛（？）其實是生命中不可承受的重與苦，
我極力想走出這個生命的苦迫，
我渴望出離到一個令我真正得以身心安頓的所在……

也不過是「幻滅」而已，我並沒有受到太多的傷害或損失，比起真正相處多年後的分手、背叛、暴力，或是婚後的外遇、遺棄……。慶幸N這個長達十四年的幻相，至此可以從我生命中消失，今天是我重生的開始。

那年我才大一，在婦女節的社團活動中第一眼見到他，就被那溫文儒雅、充滿自信，卻略帶壓抑的古典氣質所深深吸引，我直覺認定他就是未來的終身伴侶，一股說不出的魔力開始把我捲進萬丈深淵當中……。交談後才知道，他是同一所國中長我三屆畢業的學長，又是建中、台大一路上來的模範生。

然而，對於剛上大學、渴望異性朋友，卻毫無自信的我來說，他是如此高不可攀，我只能苦苦地守候與暗戀。不久，我主動寫信向他示意，雖得到禮貌性的回應與一次單獨見面的機會，但後來也就不了了之，在不知如何繼續進行下去的惶恐與期待中，我只能默默等待。他考上研究所之後便很少在社團裡出現，上了大二

後，我也遷至法學院校區上課，偶爾寫信給他卻很少有回音傳來。在沒有機會見面與進一步了解的情況下，我依然到處打聽他的消息，甚至愛屋及烏地對他同系所的學弟們產生移情……。對於N這份「近乎完美的好感」一直持續到他離開學校為止。

畢業後不久，我也旋即赴日深造，開始接受異文化高度的洗禮，對當時一心嚮往國外生活的我而言，N的一切與東京人優質、先進、高尚的品味相比，竟顯得如此寒酸與不堪。後來聽說他也去美國讀書了，自然不可能再有聯絡，N彷彿在我生命中完全褪色……。而日本七年多留學生活的跌跌撞撞，讓我徹底脫胎換骨，從一個膽怯、退縮的醜小鴨，蛻變成氣質脫俗、眾人稱羨的才女。

回國後一年好不容易才找到專任教職，記得是初秋考上駕照從南部回到台北的那個禮拜，突然之間，我感到生命是如此疲憊，我需要喘息，我不想再做一名永無止境的趕路者。再度回到台灣，此時的我迫切尋回一種文化的認同，台灣的一切勾起了我昔日種種的記憶，當然也包括N的這部分。透過國中時代老師的幫忙，才找到他家的電話號碼及住址，知道他人在美國尚未結婚，終於，我打開了塵封多年的記憶準備重新面對。

但，這需要機緣，於是，我開始積極創造機緣。那時的我已經在佛學研讀班上課，首先我以恭敬虔誠的心向佛菩薩求取感應，雖然我知道，學佛是不該求感應

的，但對N深深的愛戀與期盼相見的渴望，令我每次誦經、拜佛、迴向時都不由自主地祈禱著與他重逢，日記中也開始出現對他的懷念與自勉的文字，在好友面前偶爾也會訴說他的種種……。於是乎，在一股強大業力的牽引下，我已經把跟他重逢這件事當成生命中最重要的課題。

去年五月底，在學術研討會上認識了一位和他相貌彷彿的年輕學者，初次見面寒暄幾句後，我便情不自禁地對他說：「你和某某人好像喔！他是……，你認得嗎？」對於眼前這位和N酷似的男子，我自然投以高度的好感，並假借研究之名繼續保持聯絡，這麼做，似乎多少滿足了我對N的想像以及對愛情的渴望。但不久之後，我開始覺察到自己這種瘋狂舉動是如此地病態，但又不願制止它的繼續發作。

到了六月，真正的機緣終於來到。畢業典禮的會場上巧遇多年未見的國中同學，她和N的妹妹同在建築界工作，間接打聽後才知道N已於兩個月前回到台灣。當下，我相信佛菩薩聽到了半年多來發自我內心真意而卑微的祈求，他的出現是我求佛菩薩「求」出來的！鼓起勇氣與他聯絡，當我聽到N久違卻柔和依舊的聲音，頓時感覺全身無力，腦海也呈現半片空白，在結束短短十五分鐘不到的談話掛下電話時，才發現自己因過度緊張，整隻左手臂幾乎麻痺……。

在意識逐漸清醒後，出現的不只是「得以重逢」的甜蜜而已，我開始覺察到對N的愛（？）其實是生命中不可承受的重

與苦，而且是萬般的痛苦，我極力想走出這個生命的苦迫，我渴望出離到一個令我真正得以身心安頓的所在。到底是什麼力量讓我開始有此「自覺」呢？我想是學佛吧！學佛讓我慢慢懂得如何收攝萬馬奔騰的身心、知道如何面對自己，以及如何不再捆綁自己。於是，我決定了，和他重逢的目的不單是為了敘舊或告白，而是為了走出這個糾結、纏繞、困擾我生命達十四年之久的苦迫。但，我到底該如何走出去呢？

思索過後，我認為立即的表白並不恰當，因為，表白之前我必須看清楚N到底是誰？大學時代的我們僅有幾次照面和粗淺的交談，留學期間彼此完全沒有聯絡。那麼，我到底喜歡他的什麼？他那柔和穩重的形象確實是我渴望親近的，但他的內在世界我卻一無所知。因此，為了能夠看清彼此，決定給自己半年的時間，在不擾人的原則下持續與N聯絡和見面。而我也覺知到自己依然害怕「被拒絕」，即便那一天終會來到，也希望至少拖個半年左右。果然不出所料，幾次見面後他仍舊是被動而冷漠的，我也早已感受到他想拒絕卻沒有說出的不耐煩。不知有多少回，我坐在高速公路上的國光號中暗自流淚，或躺在熱滾滾的浴池裡號啕大哭……。

還好，透過姐妹與師父們的傾力扶持，自己不斷向佛菩薩的虔誠祈求，在課堂中要求學生寫出「背叛與被背叛」、「拒絕與被拒絕」的經驗，再從作業中了解別人的處理方式，加上我努力整理與他見面

談話的每次心情，在一切期能「善了」的前提下，終於理出具體的應對法則。

年初三我鼓起勇氣跟他表白，當我說出口的剎那早已滿臉通紅、全身發燙，他突然舉杯向我道賀：「恭喜，你終於說出來了！」接下來，在幽默而輕鬆的氣氛下，我開始吐露對他多年來的愛戀，卻得到許多出乎意料的回應。他理所當然還笑嘻嘻地說：「我現在要找的是結婚對象喔！她最好是長得還不錯、不要太有主見，乖乖聽話的，學歷不用太高、一定要和我父母親同住並照顧他們日常生活，再加傳宗接代……，也可以說就是找個『菲傭』吧！而且，我的人生規劃中是要做『大事』的，婚姻就算不十全十美也還可以忍受啦！」

本以為像N這樣的世間男子會去接受與他學歷、背景、思想等各方面條件匹配的女子，沒想到他的婚姻觀竟是如此「理性」、世俗且功能取向。「你是一個很有『主見』的人！」N意味深長地說。哦！原來像我這樣「有主見」的女人根本是被排除在他的選擇標的之外的。

我回想著N的談話，沒錯，婚姻功能中的「照顧父母並傳宗接代」，我是認同的；但如果只是把妻子當作照料家庭父母、沒有主見的「菲傭」及生產的工具，而他去做他自己的「大事」……，這與我想像中的雙方互相扶持、心靈相通、攜手共度人生的婚姻，實在相去太遠了。這樣的一個男人，是我要的嗎？這一刻，我徹底明白，不僅我不適合N，N其實也不適

合我，從一開始到現在，我們之間始終存在著一道不可跨越的鴻溝，而今天，我看見了這道鴻溝，也看清了N，更看清楚了我自己。

為了走出生命的苦迫，我勇敢地向N表白，表白後卻發現到：真實的N與我想像的N竟有如此巨大的落差，原來被我建構出來的N只是一個幻相而已！幻相是破滅了，要追問的是：「為什麼我會對他有如此深沉的迷戀呢？」一種看似對純愛的堅貞與執著，其實可能是出於我的孤獨與自卑。因為，我沒有辦法在現實世界中找到理想的白馬王子，所以勾勒出一個幻相人物去膜拜、去寄託、去自欺欺人。當逐漸認清N不過是個幻相之後，那糾結、纏繞、困擾我生命十四年的苦迫似乎也開始鬆動……！

到底是從什麼時候開始、是什麼力量讓我有勇氣及智慧面對這一切呢？回想大學時代的我，沒有能力、信心，也沒有自覺要去面對真實的N，因為我害怕，害怕被拒絕後的難堪，更害怕幻相破滅後的空虛。現在的我，因異文化的洗禮、穩定的工作和堅定的信仰，使我能在充分準備的情況下落落大方地說出告白。最後，從他口中聽到的是：「你比我想像的要理性而勇敢太多了！」

那麼，我所想像的N又在那裡呢？他也許曾經存在或根本不存在，重要的是，我勇於面對當下的N，其實是勇於斬斷被無明綑綁的我，努力揮別過去的我。我相信自己已經重生。